

架起爱与友谊的桥梁

——美国家庭收养中国儿童问题研究^①

赵梅

[内容提要]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开放涉外收养至今,美国家庭收养了近十万名中国孤残儿童。如今,他们已成为美国社会中一个特殊的新移民群体。绝大多数被收养的中国儿童在美国获得了健康成长;领养中国孤残儿童的美国父母不辞辛劳地带孩子参加各种学习和社会活动,从而加深了对中国语言、文化与社会地了解,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收养中国孤残儿童的美国家庭得到了来自中美两国政府和民间社会的各种关爱和支持。那些收养中国孤残儿童的美国家庭在养育子女过程中展现出的人道主义情怀,以及它们付出的艰苦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一些原先不理解国际收养的人的看法。收养中国儿童的美国父母和被收养的中国孤残儿童,架起了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相互理解与相互信任的桥梁和纽带。与此同时,被收养的中国儿童在美国成长并迅速美国化的同时,也面临着身份和文化认同等方面的困境与挑战。

关键词:中美关系 美国社会与文化 收养中国儿童 美国家庭 身份认同 文化困境

一天,公鸡和老鼠决定
它们想得到一头牛

^① 感谢《美国研究》匿名审稿专家的审读意见和修改建议,文责自负。

你也许会问:为什么是牛?

答案很简单,为了它们的爱与深情

.....

一只老鼠和一只公鸡的爱

穿越半个世界

来到中国一座沿海城市

带回一位小牛姑娘

.....

几个月后,小母牛长大了

长成一个美丽的女孩,我们的女儿

我们自己的

小凯瑟琳静静地睡在床上

公鸡和老鼠慈爱的目光洒在她的脸上

.....

这是笔者2018年10月在美国俄亥俄州采访特里夫妇时,特里夫妇动情地唱起的歌。特里夫妇1995年收养了一位中国女婴,他们为她取名郭芝鹤,英文名为凯瑟琳。这首歌由特里先生作词,他的夫人谱曲,记录了他们收养中国女儿的亲身经历和真实感受。^①

在纪念中美建交40周年、中美关系面临严峻挑战的时刻,有一个问题特别值得提起,那就是美国家庭领养中国儿童的问题。在过去40年间,美国家庭从中国福利院收养了近十万名中国孤残儿童。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在美国收养父母的关爱下健康成长,领养他们的美国父母也因为领养了来自中国的儿童而与中国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些领养中国孤残儿童的普通美国人,用自己的行动谱写了爱的篇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被收养的中国儿童和领养他们的美国家庭,架起了中美两国之

^① 此项研究得到了中美两国多位学者和受访者的无私的帮助。感谢美国俄亥俄中央州立大学历史系余月根教授和辛克莱尔学院历史系王玉凤教授,他们帮忙安排了笔者与收养中国儿童的多个美国家庭进行访谈。感谢《纽约时报》亚洲经济和企业新闻高级记者、上海分社社长柏凯斯(Keith Bradsher)先生,他讲述了他的家族在中国传教并收养中国女孩的历史,并提供了他所收藏的珍贵家族史料。感谢曾经接受我采访的收养中国儿童的美国人,他们向我敞开心扉,讲述了他们收养中国儿童的亲身经历和感受,以及他们的养子女在美国成长的真实故事。为保护个人隐私,本文中出现的受访者多采用化名。

间爱的桥梁,谱写了两国人民之间真挚友谊的新篇章。

中美两国学界对美国家庭收养中国孩子的问题进行了非常系统和全面的研究。但这是一个需要持续关注的研究课题。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开放国际收养至今已近30年,最早一批被美国家庭收养的中国儿童如今已经进入大学或已就业,他们开始成为美国华裔族群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现在在美国工作、学习和生活的状况如何?领养中国儿童的美国人如今的感受如何?美国人领养中国儿童的动机是什么?那些收养中国儿童的美国家庭和被收养者在中美关系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本文主要依据美国国务院发布的美国人收养外国儿童的数据和相关研究报告,结合中美两国的相关研究及媒体报道、中美两国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笔者对被收养者及收养中国孤残儿童的美国家庭的采访和实地调研,对美国家庭收养中国儿童的历程、概况及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梳理,并通过关于被收养儿童在美国成长经历的个案研究,对被收养的中国儿童在美国的生活状况和面临的挑战、美国家庭收养中国儿童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等问题进行梳理和分析。

一 既有的研究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学界和媒体就开始对美国人收养中国儿童的问题予以关注。美国的相关著述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类:一是学者从学术层面做出的分析;二是领养中国儿童的美国人的自述;三是被收养的中国儿童的自述和相关作品;四是媒体的相关报道。相较而言,亲历者自述的作品数量较多,影响较大。一些收养中国儿童的美国父母,从亲历者的角度讲述他们的亲身感受,包括收养过程、与被收养子女的相处,以及他们所面临的文化困境等。其中一些著作成为领养中国儿童的美国家庭的生活指南,这些书告诉被收养的儿童如何正确认识自己的母国、收养中国儿童的美国父母如何与他们的孩子相处,以及被美国家庭收养的中国儿童如何应对对身份认同和文化困境问题。《纽约时报》等美国主流媒体曾连续发表相关的追踪报道,也有美国学者从学术层面进行过相关研究。

在对美国家庭收养中国儿童问题进行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面,美国阿尔伯塔大学(The University of Alberta)社会学助理教授萨拉·多罗(Sara Dorow)博士和马萨诸塞州州立大学家庭研究中心(Center for Research on Families,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理查德·特斯勒(Richard Tessler)教授的研究比较值得关注。

萨拉·多罗博士对美国家庭领养中国儿童问题进行了持续而深入的研究。在1997年出版的《当你在中国出生的时候》一书中,萨拉·多罗试图帮助那些被收养的

儿童理解中国。^① 2006年,多罗博士出版了《跨国收养:一种基于种族、性别和亲属关系的文化经济》一书,对美国人选择收养中国儿童的原因、美国父母与中国孩子之间如何重构亲属关系,以及被收养的儿童的身份认同和美国家庭的种族构建等问题进行了探讨。^② 2009年,多罗与她的同事艾米·斯威芬(Amy Swiffen)合写的《血缘与期望:关于收养文化叙事中隐藏的异性恋霸权》一文,从社会学角度探讨了被收养的中国儿童与他们的养父母之间如何重新定义亲属关系的问题。^③

美国马萨诸塞州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理查德·特斯勒与盖尔·加马什(Gal Gamache)、刘丽明合著的《西方遇见东方:美国人收养中国孩子》一书,对526位收养中国儿童的美国父母、391名被收养的中国儿童进行了深度访谈和追踪研究,提出了“双文化社会化”(Bi-Culture Socialization)和“美-中家庭”(American & Chinese Families)的概念。该书的研究涉及许多方面,包括美国父母对双文化社会化的态度、双文化社会化的机遇与挑战、收养父母如何看待孩子的身份认同等问题。^④ 该书第一作者理查德·特斯勒教授曾于1999年在安徽农业大学做访问学者,并于20世纪90年代先后从中国安徽合肥福利院收养了两名中国女孩汉娜和周怡。

在讲述亲身经历的自述作品方面,卡琳·埃文斯(Karin Evans)的《失去的中国女儿:被收养的中国女孩,她们的美国之旅,以及探寻失去的过去》和美国女作家艾米莉·普雷格(Emily Prager)的《芜湖日记:我的女儿露露的秘密》在美国影响较大。^⑤ 卡琳·埃文斯的《失去的中国女儿》一书初版于2000年,当年就被评为美国最畅销的书,此后分别于2001年和2008年再版。卡琳·埃文斯是旧金山一家报纸的记者兼编辑,她和丈夫马克1997年在中国南方领养了长女凯丽,几年后又在中国收养了次女芙兰妮。她在书中讲述了她和丈夫马克到中国南方收养中国女儿之行,以及被领养的中国孩子在美国的成长与这些孩子未来面临的挑战。她把被收养的中国儿童视为中美两国民众之间的桥梁,因为那些像她一样收养了中国儿童的父母,把中国视为他们的第二故乡,因为那是他们的孩子出生的地方。艾米莉·普雷格的《芜

① Sara K. Dorow, *When You Were Born in China: A Memory Book for Children Adopted from China* (St. Paul, Minnesota: Yeong & Yeong Book Company, 1997).

② Sara K. Dorow, *Transnational Adoption: A Cultural Economy of Race, Gender, and Kinship* (New York and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2006).

③ Sara K. Dorow and Amy Swiffen, "Blood and Desire: The Secret of Heteronormativity in Adoption Narratives of Culture," *American Ethnologist*, Vol. 36, No. 3 (August 2009), pp. 563 ~ 573.

④ Richard Tessler, Gal Gamache, and Liming Liu, *West Meets East: American Adopt Chinese Children* (Westport, Connecticut: Bergin & Garvey, 1999).

⑤ Karin Evans, *The Lost Daughters of China: Adopted Girls, Their Journey to America, and the Search for a Missing Past* (New York: Penguin Group, 2008); Emily Prager, *Wuhu Diary: The Mystery of My Daughter Lulu* (Random House, 2001).

湖日记:我的女儿露露的秘密》是一部自传性作品,以日记形式讲述了埃米莉·普雷格和她收养的中国女儿露露的真实故事。普雷格是一位单亲母亲,她1995年来中国收养了年仅七个月的女儿露露。五年后,她带着露露重返她的出生地安徽芜湖,探寻露露的身世之谜。她们母女在芜湖待了两个月,与当地居民交朋友,访问学校、医院,与当年在派出所门口发现露露的民警交谈,并重返了曾养育过露露的儿童福利院。

美国记者梅丽莎·路德克(Melissa Ludtke)在2015年制作的多媒体电子书《似曾相识的家》之中,讲述了她自己和养女玛雅(Maya Ludtke,又名常玉璐)的真实故事。玛雅1996年出生于江苏省常州市。1997年,来自美国马萨诸塞州、曾为《时代周刊》等媒体工作的45岁美国记者梅丽莎·路德克,在儿童福利院收养了玛雅(原名“常玉璐”)。玛雅大学本科就读于养母的母校美国韦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玛雅一直对中国有特殊的情结,2013年,玛雅与养母回到了故乡夏溪镇。路德克将整个过程用文字和视频记录了下来,并将其制作成多媒体电子书《似曾相识的家》。路德克打算把该书改编为教科书,在全美的中学和大学课堂上使用。路德克希望通过玛雅的故事,促使美国社会关注那些被美国家庭收养的外国孩子的情感及其所面临的种族、身份和文化认同等问题。^①

曾获艾美奖提名的美国导演琳达·戈尔茨坦·诺尔顿(Linda Goldstein Knowlton)制作的纪录片《中间地带》2011年上映后,在美国社会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该片记叙了美国家庭收养的四个中国女孩的故事。她们回到中国寻根,有的找到了亲生父母,有的失望而归。她们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文化和身份认同困境。诺尔顿将这部影片作为献给她的中国养女、时年七岁的露比的礼物。^②《纽约时报》对美国家庭收养中国儿童的情况进行了长时间、大篇幅的追踪报道。^③

中国学界对美国家庭收养中国儿童也进行了较为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安徽农业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黄邦汉教授与俞宁等人合著的《华鸟美巢:美国家庭收养中国儿童问题研究》,是国内首部研究该问题的专著。该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鸟巢良缘”,回顾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国际收养的缘起和发展,并通过大量实例,证明

① Melissa Ludtke, *Touching Home in China*, 2015, available at: <http://touchinghomeinchina.com>, 2018. 12. 20.

② Linda Goldstein Knowlton, *Somewhere Between*, 2011, Movie Data Powered by IMDb.com; Jeannette Catsoulis, “Identities and Lives Rooted in Two Worlds: ‘Somewhere Between,’ Documentary on Chinese Adoption,”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23, 2012, available at: <https://www.nytimes.com/2012/08/24/movies/somewhere-between-documentary-on-chinese-adoption.html>, 2018. 12. 28.

③ 王媛:《中国弃婴寻亲路:美国妈妈带我回家》(上、下),《纽约时报》中文网,2017年1月4日,参见 <https://cn.nytimes.com/culture/20170104/adoption-maya-zh-hant/>; Lynette Clemetson, “Adopted as Children, Chinese in America,”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3, 2006, available at: <https://cn.nytimes.com/culture/20170104/adoption-maya-zh-hant/>.

被美国家庭收养的中国儿童这一新移民群体,已成为中美两国人民的亲情纽带;第二部分“眼见为实”,主要介绍作者1996年至1997年在美国对收养中国儿童的近100个美国家庭进行实地调研的结果,从而展现收养中国儿童的美国家庭的情况,并对美国学者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第三部分“收养之道”,主要对跨国收养所产生的跨国、跨种族、跨文化所引发的身份和文化认同问题进行研究,提出跨国收养要“合情、合理、合法”。^①

华中师范大学周柳丽在其2015年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美国家庭跨国领养华童研究》中,基于相关数据,从移民史的视角,对美国家庭领养中国儿童的原因、现状与发展,被收养的中国儿童在美国的生存状况及他(她)们将面临的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研究。^②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范可对美国家庭领养中国孩子的现象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察。范可教授2004年发表的《跨国领养:对美国人领养中国婴孩及相关现象的考察》一文,对英美学术界关于领养的争论、收养中国儿童的美国家庭及被收养者的情况、收养中国儿童的美国家庭努力帮助被领养的中国孩子了解中国文化的动机和途径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对美国社会种族问题的担忧是美国养父母努力培养这些孩子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的主要动力。^③ 范可教授2005年发表的《美国公民跨国领养实践的发展与变化》一文,对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人的跨国收养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越来越多的美国公民到国外领养孩子,实际上促成了某种形式的国际间人口流动,也为美国造就了一批特殊的移民。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大量中国婴孩的到来,收养中国婴孩的美国家庭组成社区,努力培养他们的孩子对中国文化的认同。这种努力的背后是养父母们对美国社会种族问题的紧张和焦虑。^④

江苏高邮市政协主席倪文才的《跨越国界的爱》一书,以高邮儿童福利院参与跨国收养项目为切入点,以作者本人与跨国收养家庭的往来信件、面对面的访谈及一系列真实故事为素材,讲述了美国、加拿大等国的家庭收养中国孤残儿童,以及这些儿童在中国和异邦沐浴在爱中的催人泪下的故事。^⑤

中国媒体和社会对美国家庭收养中国孩子的问题给予了广泛的关注,不少报刊杂志进行了很多相关报道。特别是近些年中国民众普遍使用微信以来,有关被收养

① 黄邦汉、俞宁、欧元雕、姜红:《华鸟美巢:美国家庭收养中国儿童问题研究》,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② 周柳丽:《美国家庭跨国领养华童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5月。

③ 范可:《跨国领养:对美国人领养中国婴孩及相关现象的考察》,载《世界民族》,2004年第3期。

④ 范可:《美国公民跨国领养实践的发展与变化》,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第77页。

⑤ 倪文才:《跨越国界的爱》,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版。

的中国孩子在美国的生活经历报道更是流传甚广。篇幅所限,此处不能逐一列举。

二 中美两国国内及跨国收养的法律环境

从世界范围看,收养古已有之。进入现代社会,保障养子女特别是被收养儿童的合法权益问题日益受到全社会的关注,特别是跨国收养的普遍化,促使各国政府相继出台相关立法,从而确保收养和跨国收养在合理、合法的情况下有序进行。

(一) 中国国内及跨国收养制度的演变

中国自古就有收养,而且是比较常见的社会现象。据不完全统计,约200户人家就有一户人家收养子女。^①1949年以后,中国政府制定了相关法律,保护和规范正常的收养行为。1950年的《婚姻法》规定养父母和养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父母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该法第13条规定:“父母对于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于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双方均不得虐待或遗弃。养父母与养子女相互间的关系,适用前项规定。”^②1980年的《婚姻法》强调保护合法的收养关系。这部《婚姻法》第20条规定:“国家保护合法的收养关系。养父母和养子女间的权利和义务,适用本法对父母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养子女和生父母间的权利和义务,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③1991年12月2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这标志着中国收养制度的确立。该法于1992年4月1日正式实施。1998年11月4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的决定》,进一步健全了中国的收养法律机制。^④

在涉外收养方面,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蒋新苗教授的研究发现,早在汉朝张骞出使西域时,中国就出现了跨国收养制度的萌芽。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出现了一次较大规模的跨国收养潮。日本投降时在东北三省留下的大量日本儿童被当地中国老百姓收养,但当时这些收养行为并未办理任何法律手续,因此收养数据不详。1949年初有少量的涉外收养,此后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涉外收养一直较为罕见。^⑤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和交流的发展,中国涉外收养人数有

① 蒋新苗:《收养法比较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2页。

②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1950年)》,参见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43205。该法于1950年4月13日颁布,1981年1月1日失效。

③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1980年)》,参见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44312。该法于1980年9月10日颁布,沿用至今。

④ 蒋新苗:《收养法比较研究》,第153页。

⑤ 蒋新苗:《收养法比较研究》,第153~154页。

所增加。据中国司法部统计,1981年至1989年,外国人、外籍华人、港澳台同胞在中国(含港澳台地区)办理的涉外收养的公证约有一万件。另据美国全国收养委员会的统计,1982年到1989年,由它经手被收养的中国儿童约有200多人。^①

在涉外收养法律制度方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1992年4月1日实施之前,中国的涉外收养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等有关法律规定办理的。1992年4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正式实施后,为中国的涉外收养提供了法律依据。1993年,中国司法部和民政部联合发布《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实施办法》,该办法适用于外国人在中国境内收养中国公民的子女。1999年,民政部对1993年的《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实施办法》进行修订,将它更名为《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登记办法》。^②

1999年颁布的《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登记办法》对跨国收养的收养人、送养人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该办法第三条规定:“外国人在华收养子女,应当符合中国有关收养法律的规定,并应当符合收养人所在国有关收养法律的规定;因收养人所在国法律的规定与中国法律的规定不一致而产生的问题,由两国政府有关部门协商处理。”该办法第四条规定:“外国人在华收养子女,应当通过所在国政府或者政府委托的收养组织向中国政府委托的收养组织转交收养申请并提交收养人的家庭情况报告和证明。”^③此外,该办法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收养孤儿、残疾儿童或社会福利机构查不到亲生父母的儿童被收养的限制。总之,中国涉外收养法律制度在跨国收养的实践中不断地发展和完善起来。

(二)美国国内及跨国收养制度的规定

在美国,收养是指将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固定由一对非亲生夫妇或夫妇中的一位抚养的法律行为。收养儿童分为国内和跨国两类。美国有关收养的法律包括联邦层面及50个州层面的相应的法律条款。^④在跨国收养方面,美国国务院领事事务司(The Bureau of Consular Affairs, U. S. Department of State)所属的儿童事务办公室(The Office of Children's Issues)主管跨国儿童收养事务。它的官方网站列举了跨国收养流程、《海牙国际收养公约》、相关国家信息和跨国收养数据等内容。

美国的收养政策对收养人并无经济实力的要求,但规定收养人必须确保被收养

① 蒋新苗:《收养法比较研究》,第154页。

② 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登记办法》,2011年3月24日,参见<http://cccwa.mca.gov.cn/article/fgzc/llfg/201103/20110300141427.shtml>。

③ 《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登记办法》,2011年3月24日,参见<http://cccwa.mca.gov.cn/article/fgzc/llfg/201103/20110300141427.shtml>。

④ Library of Congress, “Adoption Law: United States,” available at: <https://www.loc.gov/law/help/adoption-law/unitedstates.php>.

的儿童的心理不被压抑和扭曲。美国相关法律规定:收养人必须年满 25 岁,在办理收养手续前,收养者必须亲自见过被收养儿童,即使被收养者是国外儿童。收养前,申请人要接受家庭背景调查,这是为了确保被收养儿童拥有良好的成长环境。这种调查涵盖的内容相当多,包括收养父母的财务状况、精神及感情评估、住房条件等。收养父母还需接受“照料收养儿童的能力”的综合评估。除了当面询问,调查员还通过其他途径了解未来想做养父母的人,比如,调查他们及其家庭成员的儿童虐待记录,是否滥用药物,有无性虐待、家庭暴力及犯罪记录等。

关于“二次收养”的规定是美国收养制度的一大特点。“二次收养”指如果发现收养人违背承诺,监管机构可以强令收养人放弃收养权,转而而为被收养儿童寻找其他收养人。“二次收养”的规定像一把悬在头上的剑,时刻提醒收养人履行好自己的责任,否则他们随时都有可能丧失做父母的权利。

美国较大规模的跨国收养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饱受战火蹂躏的一些欧洲和亚洲国家战后满目疮痍,战争留下了很多无家可归的孩子。一些美国民众在其所属教会的帮助下,在欧洲和亚洲一些国家领养战争孤儿。1948 年,美国通过了《1948 年因战事而易地者法》(Displaced Persons Act of 1948),主要用以保护为躲避纳粹迫害而逃离故土的人士移居美国。^① 1953 年,美国国会通过《1953 年难民救济法》(Refugee Relief Act of 1953)。该法通过时正值冷战美苏对峙、《朝鲜停战协定》于 1953 年 7 月 27 日签署之际。该法主要针对那些因为逃避所谓的“共产主义迫害”而逃离本国的“难民”。^② 相关数据显示,1953 年朝鲜战争结束后,韩国成为美国最大的被收养儿童输入国,这与朝鲜战争后朝鲜和韩国境内出现了许多战争孤儿有关。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到 20 世纪 90 年代,韩国一直是美国收养儿童的最大来源国。^③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美国人收养了苏联的 50 名战争孤儿,冷战结束后美国人收养苏联和俄罗斯儿童的人数一度增长迅速。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俄罗斯在美国跨国收养来源国中位居中国之前。2012 年 12 月,俄罗斯宣布禁止美国家庭收养俄国儿童。^④ 进入 21 世纪之后,美国收养中国儿童的数量超过了它收养的俄

① Refugee Relief Act of 1953, U. S. Statutes at Large, Public Law 203, Chp. 336, pp. 400 ~ 407, available at: <https://loveman.sdsu.edu/docs/1953RefugeeReliefAct.pdf>.

② 1948 Displaced Persons Act, S. 224; Pub. L. 80-774; 62 Stat. 1009., 80th Congress, June 25, 1948, available at: http://library.uwb.edu/Static/USImmigration/1948_displaced_persons_act.html.

③ Bureau of Consular Affairs,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Adoption Statistics,” available at: https://travel.state.gov/content/travel/en/Intercountry-Adoption/adopt_ref/adoption-statistics.html.

④ David M. Herszenhorn and Erik Eckholm, “Russia’s Plan to Bar American Adoptions Upends Families,” *New York Times*, Dec. 28, 2012, available at: <http://cn.nytimes.com/word/20121228/c28putin/dual/>.

罗斯儿童的数量,中国在美国跨国收养来源国中位居首位。^①

三 美国家庭收养中国儿童的历史、现状与原因

美国家庭收养中国孩子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清末美国传教士来华传教时期。据《纽约时报》上海分社社长、高级记者柏凯斯(Keith Bradsher)回忆,1887年,他的高祖母杰茜·卡尔顿(Jessie Carleton)的姐姐兰玛利亚(May Carleton)作为传教士医生来华,抵达中国后不久便收养了中国女婴,取名为玛丽·兴馨·卡尔顿(Mary Sing-gieu Carleton)。福建师范大学王晓德教授在学校资料室查到了兰玛利亚的在华传教档案记载,从而得知了有关兰玛利亚在华传教、行医的一些更为详细的情况。

兰玛利亚是一位眼科医生,她是在第一个美国基督教海外传教机构——美国公理宗海外传道部(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ABCFM)的赞助下,作为公理会信徒来华传教、行医的。兰玛利亚在华传教期间,曾在三家医院行医。1919年,她创办了第三家医院——闽清医院(音译)。^② 医院位于闽江上游,距福州约49公里。据史料记载,截至1925年,闽清医院共救治过约六万名病患。这家医院现在是闽清县政府医院。根据加州死亡记录的记载,兰玛利亚的养女玛丽·兴馨·卡尔顿生于1887年2月4日,1976年3月18日在洛杉矶去世,享年89岁。

据考证,玛丽·兴馨·卡尔顿是首位被美国人收养的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女童。兰玛利亚医生一生未婚。她把养女玛丽·兴馨·卡尔顿送到位于巴尔的摩的古彻学院(Goucher College)就读,玛丽在校期间参加了学校合唱团并担任首位女高音,她于1912年在该校毕业。1920年,玛丽·兴馨·卡尔顿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工作硕士学位。1925年,兰玛利亚医生在福州为医院募捐,卡尔顿作为她的养母兰玛利亚医生的私人秘书随行,与此同时她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硕士研究生。据新泽西州的一家报纸《韦斯特菲尔德》(Westfield)报道,卡尔顿曾在福州主持一所教会学校的工作,该校聘用了16位当地中国教师。1952年,古彻学院授予卡尔顿荣誉人文学博士学位。1956年5月10日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份决议案,决定给予1000名绿卡持有者美国永久居留权,玛丽·兴馨·卡尔顿名列其中。^③

① Bureau of Consular Affairs,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Adoption Statistics, Adoption by Year," available at: https://travel.state.gov/content/travel/en/Intercountry-Adoption/adopt_ref/adoption-statistics.html.

② 据柏凯斯提供的家族史料记载,该医院那时名为Min-Tsing,现在是一家公立医院,名为闽清医院。

③ 2018年8月27日,笔者在北京对柏凯斯先生所做的访谈,2018年12月29日至30日笔者与柏凯斯先生的来往邮件,以及柏凯斯先生提供的有关玛丽·兴馨·卡尔顿的历史文献。195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份给予1000名绿卡持有者永久美国公民身份的决议,参见Granting of Permanent Residence to Certain Aliens, May 10, 1956 [H. Con. Res. 201], Current Resolutions: Second Session, 84th Congress。

这是一个非常感人的美国家庭的历史故事,同时也是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源远流长的见证。

(一)美国家庭收养中国儿童概况(20世纪90年代至2017年)

1991年,中国正式开放跨国领养。1993年,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China Center for Children's Welfare and Adoption)成立。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成为美国收养人数最多的跨国收养来源国。美国国务院领事事务司公布的资料显示,在中国开始允许跨国领养的1991年,美国给61位来自中国的被收养者颁发了签证。到2000年,这一数字升至5058人。1999年至2017年,美国跨国收养总人数为27.1833万人,其中来自中国的被收养者为8.0162万人,占美国跨国收养总人数的33.9%。来自中国的被收养者均未满18岁,多数为两岁以下的婴孩,其中女性占85.1%,男性为14.9%。^①

美国国务院公布的跨国收养的数据显示,2004年美国家庭的跨国收养人数达到最高峰,此后它们收养的外国儿童人数呈逐渐下降的趋势。具体数据如下:

表1 1999年至2017年美国家庭收养外国儿童的人数(单位:万人)

| 美国财政年度 | 收养外国儿童总人数 | 收养中国儿童人数 |
|--------|-----------|----------|
| 1999 | 1.5719 | 0.4108 |
| 2000 | 1.8857 | 0.5058 |
| 2001 | 1.9647 | 0.4305 |
| 2002 | 2.1467 | 0.6116 |
| 2003 | 2.1652 | 0.6857 |
| 2004 | 2.2989 | 0.7038 |
| 2005 | 2.2726 | 0.7903 |
| 2006 | 2.0675 | 0.6492 |
| 2007 | 1.9601 | 0.5453 |
| 2008 | 1.7449 | 0.3912 |
| 2009 | 1.2744 | 0.3000 |
| 2010 | 1.1058 | 0.3401 |
| 2011 | 0.9319 | 0.2587 |
| 2012 | 0.8667 | 0.2696 |
| 2013 | 0.7092 | 0.2306 |
| 2014 | 0.6438 | 0.2040 |

^① Bureau of Consular Affairs,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Adoption Statistics, Adoption by Country," available at: https://travel.state.gov/content/travel/en/Intercountry-Adoption/adopt_ref/adoption-statistics.html.

| | | |
|------|--------|--------|
| 2015 | 0.7092 | 0.2354 |
| 2016 | 0.5372 | 0.2231 |
| 2017 | 0.4714 | 0.1905 |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美国国务院领事事务司公布的1999年至2017年美国家庭收养外国儿童及中国儿童的数据整理得出。参见 Bureau of Consular Affairs,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Adoption Statistics,” <https://travel.state.gov/content/travel/en/Intercountry>。

表1显示,在1999年到2017年这18年间,2004年是美国家庭收养外国儿童人数最多的一年,为2.2989万人,此后美国家庭的收养人数逐渐下降,2017年下降到4714人;中国是美国跨国收养的最大来源国,2005年是美国收养中国儿童人数最多的一年,达7903人,此后这一数字逐渐下降,到2017年下降为1905人。^①

有学者对美国跨国收养儿童人数锐减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中国、俄罗斯、埃塞俄比亚、韩国、乌克兰是排在前五位的美国家庭收养儿童来源国。就全球范围而言,在过去十年间,韩国、埃塞俄比亚等国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福利制度不断完善,2012年俄罗斯终止美国家庭收养俄罗斯儿童,是美国家庭收养外国儿童数量锐减的主要原因。就中国而言,美国家庭收养中国儿童人数逐渐下降有其必然性。首先是改革开放40年成果显著,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人们的生育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养儿防老、重男轻女的观念逐渐改变,国内收养增多,中国可供国际收养的儿童急剧减少;其次是中国对涉外收养中国儿童的条件要求越来越严格,使部分原本符合条件的收养者在新政策下丧失收养资格。根据2011年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对涉外收养政策做出的解释,中国收养中心一般不接受受过刑事处罚的外国收养人的收养申请;外国同性恋者不能在华收养子女;外国收养者必须是年龄在30至50岁之间的已婚夫妇;需要有八万美元以上的财产;离婚两次者不得收养。^②

(二)收养中国儿童的美国家庭的情况

中美学者已有的研究结果及笔者在美国访问期间所做的研究显示,收养中国儿童的美国家庭绝大多数属于中产阶级或中产阶级上层。从职业上看,收养中国儿童的美国人多为律师、教师、医生、工程师,以及政府官员、企业家、政治家。在种族构成方面,收养中国儿童的家庭绝大多数为白人家庭,也有一些华裔美国人家庭。1996年至1997年,黄邦汉教授在美国华盛顿、波士顿、纽约、亚特兰大、佛罗里达、洛杉矶等地,对98个收养中国儿童的美国家庭进行了实地调研。结果显示,“这些父母

① Bureau of Consular Affairs,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Adoption Statistics, Adoption by Country,” available at: https://travel.state.gov/content/travel/en/Intercountry-Adoption/adopt_ref/adoption-statistics.html.

② 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在2011年所做的有关涉外收养的咨询解答,参见 <http://cccwa.mca.gov.cn/article/sysw/zxjd/>。

90%以上处于中产阶层上层,从事教师、医生、律师、工程师、社会工作者等职业,还有不少是政府高级官员、企业家、政治家。”“这些收养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平均水平。在174个收养父母中,有37人具有博士学位,56人具有硕士学位,71人具有学士学位。”^①

理查德·特斯勒等人合著的《西方遇见东方:美国人收养中国孩子》对收养中国儿童的526个美国父母的年龄、家庭结构、种族成分、婚姻状况、教育程度、收入状况、就业情况、宗教信仰等方面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收养中国孩子的美国人所从事的职业有:药剂师、出纳、社会工作者、中学教师、护士、工程师、记者、管理顾问、图书馆员、艺术家、作家、银行家、律师和教授;在种族构成上,他们认为自己是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加拿大、爱尔兰、意大利、波兰、荷兰、瑞典、斯洛文尼亚裔美国人;也有一些是混血儿,如法国-英国人、德国-波兰人、爱尔兰-荷兰人、瑞士-英国人,以及波兰-俄罗斯人;约96%的受访收养父母认为自己是白种人(Caucasian),有少数受访者认为自己是华裔、日裔和非洲裔。在宗教信仰方面,32%的受访收养父母信基督教新教,21%的人信天主教,13%的人信犹太教,14%的人信仰其他东方宗教,20%的受访收养父母无宗教信仰。^②

(三)美国人选择收养中国儿童的原因

中美两国学者已有的有关美国家庭收养中国儿童的研究,大多对美国人选择收养中国儿童的原因进行了探讨。这些研究归纳出的主要因素有:中国涉外领养程序较为清晰、历时较短、费用相对合理、低廉;中国涉外收养政策规定收养人必须有一方亲自来华接孩子,这有助于美国养父母对孩子出生地和文化的了解;收养者喜爱中国文化,等等。

黄邦汉教授的研究显示,他采访的几乎所有美国收养父母都认为中国的收养法律、法规明显比其他国家更合理,更适合他们,这种优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中国要求收养父母的年龄在35岁以上,这使年龄大的人也可以收养孩子;(2)中国允许单身父母收养孩子;(3)中国要求收养父母来华领他们收养的孩子,这样他们有机会访问被收养子女所在地及社会福利机构,他们可以从中获取更多有关被收养子女的信息;(4)在中国能够收养到健康的女婴;(5)在中国收养相对安全。^③

① 黄邦汉、俞宁、欧元雕、姜红:《华鸟美巢:美国家庭收养中国儿童问题研究》,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5页。

② Richard Tessler, Gal Gamache, and Liming Liu, *West Meets East: American Adopt Chinese Children* (Westport, Connecticut: Bergin & Garvey, 1999), pp. 71 ~ 72.

③ 黄邦汉、俞宁、欧元雕、姜红:《华鸟美巢:美国家庭收养中国儿童问题研究》,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5~107页。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范可认为,“大部分国家的福利机构和领养组织都不接受超过 50 岁的人的领养申请,而中国则无此限制。在中国,领养者需要提供的主要是他们的经济状况、学历背景、品行记录等,因此,许多外国大龄领养者遂转向中国。”“另外,在其他国家单身者很难有领养权,而在中国例外。”此外,“美国主流社会对亚裔特别是华裔的某种印象也易使许多人做出到中国领养的决定。亚裔由于工作勤勉、注重家庭、强调子女教育,被认为是‘模范少数民族’。在抚养中国婴孩的美国人中,有不少是犹太人或有犹太血统的人。”^①

理查德·特斯勒教授把选择收养中国儿童的诸多原因列了一个表,请受访的 526 位收养中国儿童的美国人按照在其心目中的重要性从 1 至 4 打分,结果如下:

表 2 美国人选择收养中国儿童的原因

| 当你考虑收养中国儿童时,以下因素的重要性如何? | 得分 |
|-------------------------|------|
| 能够得到健康的孩子? | 3.68 |
| 符合资格要求? | 3.39 |
| 希望给孩子一个家? | 3.38 |
| 对于亲生父母不会改变他们的想法很有把握? | 3.21 |
| 办理收养手续时间短? | 3.16 |
| 酗酒、吸毒和患艾滋病的风险低? | 3.11 |
| 想得到一个特定年龄的孩子? | 3.06 |
| 对中国文化感兴趣? | 2.85 |
| 不想与亲生父母打交道? | 2.77 |
| 喜欢中国儿童的外表? | 2.38 |
| 收养机构推荐? | 2.05 |
| 访问中国的机会? | 2.02 |
| 知道其他家庭收养了中国儿童? | 1.99 |
| 相信中国孩子会比其他族裔的孩子聪明? | 1.39 |
| 相信中国孩子更易抚养? | 1.27 |

说明:1 分为完全不重要;2 分为有些重要;3 分为比较重要;4 分为非常重要

资料来源:Richard Tessler, Gal Gamache, and Liming Liu, *West Meets East: American Adopt Chinese Children* (Westport, Connecticut: Bergin & Garvey, 1999), p. 81.

上述中美两国学者在研究中谈到的多种因素的确是美国人选择收养中国儿童的重要原因,而笔者在此试图探讨宗教方面的原因。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埃米莉·康罗伊-克鲁兹(Emily Conroy-Krutz)的《基督教帝国主义:在美利坚共和国初期改变世界》一书探讨了 1810 年至 1846 年美国海外传教运动的影响。她讨论

^① 范可:《跨国领养:对美国人领养中国婴孩及相关现象的考察》,载《世界民族》,2004 年第 3 期,第 44 页。

的核心观点围绕着书中的两幅图：一幅是美国向世界传教，美国传教士向不同族裔的人传教；另一幅是1838年美国传教士绘制的世界地图，以描绘美国传教士的海外传教工作。这两幅图清晰地展现出19世纪初期美国传教士眼中的世界。埃米莉写到，在美利坚共和国立国初期，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热衷于海外传教。但对美国新教徒而言，海外传教运动，如果不是全身心投入，至少也是已经意识到的一个事业。的确有许多美国新教徒投身其中。传教事业支持者们相信，每个人都能够并且应该得到拯救。^① 美国人的宗教信仰非常多元，从对收养中国儿童的美国人的研究来看，一些人确实是出于宗教因素而收养孤残儿童的。

倪文才在《跨越国界的爱》一书中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他在查看高邮儿童福利院涉外收养名单时，发现有14名残疾儿童被美国家庭收养，其中五个儿童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两个儿童患有癫痫，还有几个儿童患有唇腭裂等疾病。他与其中一个收养残疾男童的家庭取得了联系。当被问及为什么要收养一个残疾儿童时，孩子的养父查尔斯·戴(Charles Day)说：“这个问题最容易回答，也最难回答。我们觉得上帝对我们有一个计划，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我们考虑收养一个重度残疾或者是部分孤残的儿童。当我们看到小孩的照片时，我们就知道上帝已经在心里告诉我们的了，他就是我们的儿子。他的残疾所带来的困难无关紧要，因为他是我们的儿子。”^② 美国牧师贝天牧(Tim Baker)夫妇救治和收养中国孤残儿童的感人故事，在中国微博、微信中广为流传。贝天牧牧师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州。2006年，贝天牧夫妇在天津创办的“牧羊地儿童村”(Shepherd Field Children's Village)正式启用。2006年至今，“牧羊地儿童村”共照料了4000多名孤儿，为3000多个伤残孩子做了手术治疗，为900多个孩子找到了永久的收养家庭。贝天牧说：“我和妻子都相信，神对这里每个孩子的生命都有着特殊的计划。他们是非常宝贵的。”^③

四 美国家庭收养中国儿童的影响及面临的挑战

自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开放国际收养至今，美国家庭共收养了多少中国儿童？根据美国国务院公布的海外收养数据，1999年至2017年，美国人共收养了8.0162

① Emily Conroy-Krutz, *Christian Imperialism: Converting the World: In the Early American Republic*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233 ~ 234.

② 倪文才：《跨越国界的爱》，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

③ 参见“牧羊地儿童村”官方网站(Shepherd's Field Children's Village Website), <https://www.chinaorphans.org>, 2018.10.28。

万名中国儿童。^① 理查德·特斯勒教授的研究显示,1989年至1997年,美国家庭共收养了1.0630万名中国儿童。在1989年至1992年中国政府酝酿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到该法正式实施之间,美国公民收养了291名中国孤儿。^② 笔者由此推算,1989年至2017年(指美国财政年度),美国家庭领养中国儿童的总数为9.0792万人。

1991年距今已近30年,被收养的中国儿童之中年龄大的孩子已接近30岁,其中一些已经就业,或是在大学就读。这些孤残儿童漂洋过海去美国后,在美国养父母家里的生活如何?长大成人后的他们,如何看待自己被收养的身世,如何看待中美两国的文化和身份认同?中美有哪些组织和机构对收养中国儿童的美国家庭提供帮助?被收养的中国儿童在美国社会面临着哪些挑战?中美跨国收养对中美关系产生了哪些影响?这是本文在这一部分拟进行深入考察的问题。

(一)被收养的中国儿童在美国的生活状况

美国家庭来华收养中国孤残儿童,受影响最大的是那些被收养的孩子。在过去近30年的时间里,那些收养中国儿童的普通美国人用自己的双手和爱,为来自中国的孤残儿童撑起了一片蓝天。

中美已有的研究和对收养中国儿童的美国家庭进行实地考察的结果都显示,中国国际收养政策规定国外收养人的家庭财产不得低于八万美元,这使收养中国孤残儿童的美国家庭大多家境殷实,绝大多数收养家庭的收入明显高于美国家庭的平均收入,约为七至十万美元及以上不等,属于美国中产阶级及以上家庭。被收养的中国儿童的经济状况、居住环境有保障,大多接受了美国正规的中小学及大学教育。近十多万名被收养的中国儿童在美国家庭里获得了健康成长。一些被收养的中国孤残儿童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他(她)们的成功故事在中美两国广为流传。

来自中国广西的吴颖思(Morgan Hurd)2017年在加拿大举办的世界体操锦标赛中获得了女子全能项目冠军。^③ 2018年,哈佛大学毕业的潘甜甜来到中国扬州,寻找她的亲生父母。她在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时说,“我没有美国父亲,只有母亲。她叫康妮,是我最喜欢的人。她非常聪慧,而且一直支持着我。”^④ 丽雅·平克斯

① Bureau of Consular Affairs,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Adoption Statistics, Adoption by Country,” https://travel.state.gov/content/travel/en/Intercountry-Adoption/adopt_ref/adoption-statistics.html.

② Richard Tessler, Gal Gamache, and Liming Liu, *West Meets East: American Adopt Chinese Children* (Westport, Connecticut: Bergin & Garvey, 1999), p. 89.

③ 《华裔体操新星:我喜欢中国,会说中文,也有中国名字》,《世界日报》2017年10月21日,参见 http://www.sohu.com/a/199258933_158909。

④ 《对话潘甜甜:哈佛毕业生回中国寻亲,她想对亲生父母说……》,《南方都市报》2018年11月30日,参见 http://www.sohu.com/a/278771445_161795。

(Lia Pinkus)来自中国广东,她的养父母是俄亥俄州的工程师和心理医生。丽雅现就读于俄亥俄州立大学,她由于学习成绩优异而荣登校长表彰名单。2018年3月15日,她收到了来自俄亥俄州参议员史蒂夫·威尔逊(Steve Wilson)的贺信。史蒂夫·威尔逊代表代顿(Dayton)地区(俄亥俄州第七区)的州参议员给包括丽雅在内的所有获奖学生写信表示祝贺。^①

这种感人的故事还有许许多多,它们在中美两国民众中被广泛传颂。

(二)来自中美两国政府和社会的关爱和支持

收养中国孤残儿童的美国家庭,无论是收养父母还是被收养的儿童,都得到了中美两国政府和社会的支持。

在中国,由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和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主办的“领养中国儿童外国家庭夏令营”于2004年开办,到2016年已连续举办了13期。2016年,来自美国、加拿大、西班牙、荷兰、芬兰等五个国家的77个领养家庭共230名营员入营参加活动。在为期一周的活动中,营员们游览了中国的历史、人文景点,近距离地感受中国的风土人情,并走进学校和社区,与同龄学生交流联谊。^②随着被收养儿童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多的外国家庭带孩子返回中国寻根。为了进一步做好寻根活动的接待工作,2018年11月21日,民政部发出了《民政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外国收养家庭到儿童福利机构寻根回访接待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随着被外国家庭收养儿童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多的外国收养家庭希望来华,到被收养儿童曾生活过的儿童福利机构寻根回访。近年来,各地民政部门及儿童福利机构饱含对被收养儿童的深厚感情,在接待服务外国收养家庭寻根回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积累了有益经验。同时,也需要随着寻根回访实践的发展改进完善。为进一步做好寻根回访接待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儿童福利机构应精心组织,抓好落实。应以热情朴素为风格,努力做到以情示人、以情感人,让寻根回访更加凸显人文关怀,真正实现其效果,避免内容单调、形式单一。尽量满足外国收养家庭查阅被收养儿童相关档案,看望被收养儿童在儿童福利机构生活期间的院长、保育员,以及被收养儿童曾经的寄养家庭等合理要求,视情赠送代表当地特色或与被收养儿童有关的小礼品。”^③2018年12月29日,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颁布《关于外国收养家庭到儿童福利机构寻根回

① 参见史蒂夫·威尔逊(Senator Steve Wilson)的脸谱(facebook)个人账户。

② 《“2016年领养中国儿童外国家庭夏令营”在北京开营》,中国新闻网,2016年7月7日,参见<http://www.chinanews.com/hr/2016/07-07/7931321.shtml>。

③ 《民政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外国收养家庭到儿童福利机构寻根回访接待工作的通知》,2018年11月21日,参见民政部官方网站,<http://www.mca.gov.cn/article/gk/wj/201811/20181100013074.shtml>。

访有关事项的公告》，以明确落实相关具体事项和要求。^①

在美国，美国国务院领事司儿童事务办公室是为美国国际收养家庭提供服务的政府机构，其宗旨是，“在跨国收养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履行国务院的职责，为那些希望给海外孤儿提供一个家的父母提供帮助。儿童事务办公室负责《海牙国际收养公约》在美国的监督和落实。”其官方网站详细列举并不断更新着关于国际收养的相关咨询，包括收养表格、国际收养公约、美国跨国收养的统计数据 and 年度报告，以及咨询电话等。^②

“收养中国儿童的家庭”(Families with Children from China, 简称 FCC) 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成立的最大的海外收养中国儿童的民间组织，成员主要分布在美国和加拿大。目前它在美国约有 100 多个分支组织，遍布全美各地。1992 年，受 20 世纪 70 年代收养韩国儿童的家庭协会的启发，几位收养中国儿童的父母在纽约创建了该组织。^③“收养中国儿童的家庭”是一个由收养中国儿童的家庭自愿参加的民间互助组织，它在促进中美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纽约、哥伦比亚特区和加州等地的“收养中国儿童的家庭”编发的材料上看，它开展的主要活动有：(1) 庆祝中国传统节日，为收养儿童举办中国文化夏令营，让收养父母和被收养的中国儿童感受中国文化。每逢中国传统节日，“收养中国儿童的家庭”都会举办一些针对被收养儿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才艺表演，如武术、书法、舞蹈等；(2) 促进收养中国儿童的家庭之间的相互支持和帮助，促进被收养的中国儿童建立友谊、相互交流，促进收养父母交流养育孩子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交流育儿经验，互相帮助；(3) 帮助收养中国孩子的家庭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救助那些去世父母的孤残儿童。“收养中国儿童的家庭”纽约分会的简章中写道：“‘收养中国儿童的家庭’是一个非营利组织，支持中国被收养者、他们的家庭和朋友。作为一个 20 世纪 90 年代创办于曼哈顿的家长帮助组织，它拥有全国性的工作网，我们的成员包括收养中国儿童的父母、被收养的中国孩子和他们的同伴及亲戚，以及这个组织的朋友。我们还设有‘收养中国儿童的家庭’孤儿救助项目基金，为中国福利院的孤儿提供抚养、教育和其他的资金支持。”^④

① 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关于外国收养家庭到儿童福利机构寻根回访有关事项的通告》，2018 年 12 月 29 日，参见 <http://cccwa.mca.gov.cn/article/tzgg/201812/20181200014178.shtml>。

② 参见美国国务院领事司儿童事务办公室官方网站(The Office of Children's Issues, the Bureau of Consular Affairs,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s://travel.state.gov/content/travel/en/Intercountry-Adoption/adopt_ref/about-us-adoptions.html。

③ Toby Alice Volkman, "Embodying Chinese Culture: Transnational Adoption in North America," *Social Text*, Vol. 21, No. 1, Spring 2003, p. 40.

④ FCC Great New York, available at: <https://fccny.org>.

互联网也成为收养中国儿童的美国父母和被收养的孩子联系与沟通的重要渠道。其中两个影响最大的收养中国孩子的家庭网站是“中国男孩”(Chinaboys)和“在家的中国父亲们”(China Dads at Home)。^①

(三) 收养中国儿童的美国家庭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并非所有被收养的中国儿童在美国的生活都一帆风顺,也并非所有的收养家庭都是快乐的。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收养中国儿童的美国家庭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困难与挑战。

首先是心理创伤。对世界上所有被收养的孩子来说,自幼离开亲生父母是他们永远的伤痛,被美国人收养的中国孩子也是如此。医学研究显示,母亲在怀孕期间的情绪会对孩子的心理产生直接的影响,很多被收养的孩子不同程度地患有“反应依附失调症”(Reactive Attachment Disorder, RAD),有些孩子在被收养以后很难与养父母相处,他(她)们怕见生人,情绪失控,以头撞地,大哭大闹。笔者曾经采访过一位俄亥俄州的收养中国女婴的美国母亲,她和她的丈夫都是医生。她含泪对笔者讲述了她收养中国女孩的故事。2003年,她和丈夫收养了来自中国长沙的女婴娜娜。她说:“娜娜带给我的不是许多媒体报道的那种童话般的欢乐,其中的艰辛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想每位养父母对此都是心照不宣的。你知道‘反应依附失调’这个病吗?这是很多被收养的孩子都不同程度地患有的心理疾病,这个病的机理是母亲在怀孕期间头脑中的极度不愉快导致婴儿出生后的不安全感、情绪失控和行为障碍。这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母强子安’的道理。我的女儿娜娜就是如此。在她九岁时我带她回到她的故乡长沙。我们问了左邻右舍,试图寻找她的亲生父母,但没找到。她在家里经常情绪失控,大吼大叫,把家里搞得形同地狱。”^②

据报道,随着美国家庭海外收养人数的增加,寻求“收养后抑郁症”心理治疗(Post-adoption Depression)的美国养父母患者的人数也在增加。1994年,蒙大拿州诞生了“儿童之家”(Ranch for Kids)项目。这是一个非营利民间组织,旨在搭建起收养父母和被收养儿童之间沟通的桥梁。它延请儿童心理学专家教导那些有行为障碍的被收养儿童如何生活,如何爱别人,如何与他人相处。^③

其次是刻板印象。尽管有很多美国家庭收养了中国孩子,但在超市、学校等公共场所,带着华裔孩子的白人父母经常会遇到陌生人投来的异样目光。在笔者的采访中,一位来自中国广西的被收养的中国女孩对笔者说,她从小几乎都是在这样的目光

① Toby Alice Volkman, “Embodying Chinese Culture: Transnational Adoption in North America,” *Social Text*, Vol. 21, No. 1, Spring 2003, p. 40.

② 2018年9月30日,笔者在美国俄亥俄州对娜娜母亲的采访。

③ Ranch for Kids, available at: <https://www.ranchforkids.org/rfk-history>.

下长大的,她很不喜欢这样的目光。在幼儿园时,她的妈妈来接她的时候,她的同学很惊讶地说:“你的妈妈是白人!”有美国学者在研究中也谈到这一现象。一些在美国出生的华裔学生在学校里被认为是被收养的,因为她们是华裔女性。^① 纽约大学人类学系访问学者托比·艾丽丝·沃尔克曼(Toby Alice Volkman)的研究发现,跨种族家庭遇到的挑战是显而易见的,对于收养中国儿童的白人家庭更是如此。“在收养世界一个不断重复的主题是,如何回答陌生人(或亲戚、朋友)提出的带有种族主义色彩或者冒犯性的、荒唐的或者简单说是令人尴尬的问题。这经常发生在公共场所,如在超市排队付款时。”理查德·特斯勒教授的研究发现,收养中国孩子的美国父母遇到的令他们最不愉快的事情或场合依次为:同龄人的说三道四;在超市;旅途中;在几代同堂的家庭聚会的时候;在餐厅;邻居的议论;在托儿所。^②

再次是文化认同问题。1993年《海牙国际收养公约》强调,应尊重被收养儿童的种族、宗教、文化和语言背景。^③ 自1991年中国开放国际收养以来,近十万名中国孤残儿童被美国家庭收养。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正在或即将面临身份认同的问题:我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两者都是?或者两者都不是?能否很好地应对这个挑战,将影响他们融入美国社会的程度,甚至影响到他们是否拥有一个快乐的人生。许多收养中国儿童的美国家庭采取开放式收养,即在把养子女养育成美国人的同时,努力使孩子了解中国。然而,对于被收养的中国儿童来说,他们是美国人,在美国家庭长大,但他们的外表和被收养的经历告诉他们,他们来自中国,那里有他们的亲生父母。“内心是美国人,外表是中国人”,这是纪录片《何处是我家》中一名被收养的中国女孩说的话,这句话形象地展现了被收养的中国儿童这一特殊华裔美国人群体所面临的文化认同困境。

(四)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美国家庭收养中国儿童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主要体现为这种收养行为构筑了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纽带。

第一,美国收养父母对中国孤残儿童付出的爱令无数人感动。近年来在微信上流传着许多有关美国人收养中国孤残儿童的感人故事。如:《人间大爱:六年间美国家庭收养1.4万名中国残疾儿童》《被美国家庭收养的中国孤儿》《一对美国夫妇六年前收养了一个中国残疾儿童,女孩的坚韧让人赞叹》,等等。最令人感动的是两

① Toby Alice Volkman, “Embodying Chinese Culture: Transnational Adoption in North America,” *Social Text*, Vol. 21, No. 1, Spring 2003, p. 35.

② Richard Tessler, Gal Gamache, and Liming Liu, *West Meets East: American Adopt Chinese Children* (Westport, Connecticut: Bergin & Garvey, 1999), p. 147.

③ Available at: http://www.iss-ssi.org/2007/Resource_Centre/Tronc_CI/thevloon.pdf.

点:一是美国人收养了上万名中国残疾儿童,并为他们一次次求医治病;二是美国父母不辞辛苦,不远万里带养子女到中国寻根。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对很多人对收养和跨国收养的看法。不少人对跨国收养的心情非常复杂,他们为自己的国家有这么多的孤残儿童被外国人收养而感到羞耻。然而,近年来,许多收养中国孩子的美国父母带着长大成人的养子女来到其出生地或儿童福利院,抑或孩子当年被发现的警察局、镇政府门口和菜市场,甚至给他(她)们做基因比对,希望能够找到孩子的亲生父母。收养中国儿童的美国家庭的这些行动所展现的爱和付出,令无数中国人为之感动,也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他们对普通美国人的了解。

第二,许多美国收养父母在养育来自中国的收养儿童的过程中爱上了中国文化,希望更多地了解中国,这种情况在收养中国孩子的美国父母中非常普遍。《失去的中国女儿》和《芜湖日记》这两本书都谈到了这一点。卡琳·埃文斯在收养了中国女儿之后开始“对中国艺术,特别是水墨画特别着迷,还有对中国音乐和文学也很喜欢”。^① 艾米莉·普雷格在《芜湖日记》的扉页上写道:“本书献给我的父亲,他把中国带入我的世界;本书献给我的女儿,她使我爱上了中国,爱之深超出我的想象……”^②

结 语

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源远流长。卡琳·埃文斯在书中一再提到中国古老的“红丝线”(red-thread)传说,“有一根无形的红丝线,无论路途多么遥远,它都能使有情人千里来相会”。这个故事在收养中国孩子的美国家庭中广为流传。在他们看来,正是这根红丝线,把美国父母与他们的中国子女相连,把他们的心与中国子女的出生地和亲生父母相连,把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相连。在过去近30年间,美国家庭收养了近十万名中国孤残儿童,美国父母所倾注的爱与他们做出的奉献感动了世人,也对中美两个社会和中美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收养中国孩子的美国父母和被收养的中国孩子,是爱与友谊的使者,他(她)们搭建起了中美两国人民和两个社会之间相互理解与相互信任的桥梁。

赵梅: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责任编辑:卢宁)

^① Karin Evans, *The Lost Daughters of China: Adopted Girls, Their Journey to America, and the Search for a Missing Past* (New York: Penguin Group, 2008), pp. 346, 354.

^② Emily Prager, *Wuhu Diary: The Mystery of My Daughter Lulu* (Random House, 2001), front page.